

“穷土地”收获“幸福果”

青海前沟村的美丽蜕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新华社西宁 12 月 7 日电(记者解统强)自从家里新装了暖气片,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中乡前沟村村民王录巡山归家后,都要看看锅炉水泵控温器上的数字。住惯了“冰窝子”,现在的生活是他之前不敢想的。2017 年,通过发展当归种植产业,贫困户王录脱了贫。

时值初冬,从湟源县城出发,驱车向西行驶 16 公里,道路两旁挺立的油松、云杉等树木逐渐显现,便到了前沟村。

“当归种植我现在门儿清,啥时候铺地膜、栽苗,如何施肥、除草,你问我准没错。”王录说着,向记者展示他的新型职业农民证书,“起初我怕我

柯昌全的婚事

43 岁的柯昌全就要结婚了。

深冬时节,他却没有闲着。割完草、补种完核桃苗和拐枣苗,柯昌全脱下沾着泥土的旧衣服,换上侄子给买的新衣新鞋,赶忙给老母亲做饭。

交谈间,他几句话不离婚事:“地比我小两岁,我们双方都觉得合适,我也攒了几万元,准备过年前结婚。”

找对象,一直是柯昌全的心病。

“2014 年以前,一直住在山上,土房烂得不像样,我还是个无业游民,加上个子也不高。”他说,“没有钱财,没有样貌,也没有媒人愿意给我介绍对象。”而且,因为爱赌博、嗜喝酒,柯昌全欠下一屁股债。

柯昌全的家乡陕西省白河县,地处秦巴山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这个“土无三寸厚、地无百亩平”的山区县,勤劳一直被视为最珍贵的品质。

柯昌全曾以为,以他的“懒汉”名声,找对象是没希望了,索性破罐子破摔,“晃荡一天是一天”。

2014 年,37 岁,他的生活迎来转机。被识别为贫困户后,帮扶干部成了他家的常客;一年后,柯昌全和老母亲、侄子住进 75 平方米的安置房;村里有活儿需要小工,村干部会优先找他来干;村里还给他安排了护林员工作,一年收入有 5000 元……

“那时候,就是被人推着往前走,往正道上走。”柯昌全说,“慢慢地,好像有了惯性,我自己明白,不能走回老路、走歪门邪道,不能总是在道德评议的黑榜上。”

他还有一个想法,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名声。

为此,自家荒废了多年的 10 亩地,他开始重新耕种;村里发肥料,他主动要求给大家送到家;谁家缺盐少油,只要一个电话,他就开个摩托去帮人代购。

村民们发现,柯昌全变了。

县里干部找到柯昌全,想让他把自己的变化讲给更多人,去激励更多人。“会不会让大家又想起那些不好的事儿。”他有点犹豫,“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我能感动他们,那也算是件好事儿。”

“第一次在县委大礼堂,我讲完自己这些年的故事,很多人给我鼓掌,很热烈。”柯昌全说,后来他还去外县讲、去市里讲。

去年 5 月,亲戚找到他,要给他介绍对象。一见面,女方就说在电视上看到过柯昌全的发言,觉得他带着大红花,讲得真实,是个靠得住的人。

柯昌全说,结婚席席他打算叫上亲朋好友和帮助过自己的村干部,不打算大操大办,“毕竟自己是村民小组组长,得带个好头”。

记者采访发现,脱贫攻坚以来,一系列帮扶政策让贫困群众有了安全的住房和稳定的产业,扶贫扶志的举措更帮助他们树立志向,重燃生活的勇气,有家有业有梦想让他们小康路上脚步更加从容、坚定。

(记者张斌) 新华社西安电



▲大图: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一家鲜食玉米生产企业的员工在车间内包装鲜食玉米(12月4日摄)。小图:12月5日,一名主播在万全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内推介农产品。

近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把消费扶贫作为扶贫切入点和突破口,积极探索“电商企业+农业合作社+贫困户+消费扶贫”的模式。

目前,万全区已形成以鲜食玉米种植加工、燕麦加工、错季蔬菜种植为主的消费扶贫产业体系,构建起县乡村三级电商平台,有效促进农户增收。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引导消费扶贫
助力乡村振兴

户户持股的猫寨村“央企”

新华社贵阳 12 月 7 日电(记者欧甸丘、刘智强)提起村里的农林合作社,猫寨村贫困户罗泽洲说:“那是全村人的‘央企’,我家占 1 股,去年得到分红 1330 元,在合作社务工又得了 3000 元。”这笔收入让罗泽洲达到了脱贫收入标准。

猫寨村位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石阡县龙井乡,地处海拔 1100 多米的高山上。村里曾流传顺口溜“一天有三季,季季有雾气;六月穿棉衣,火坑烧洋芋;洋芋颗颗没米煮,有女不嫁猫寨汉。”

经过几年的脱贫攻坚,2019 年底,猫寨村村主任罗忠枢算了一笔账:从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为零起步,2014 年以来,合作社共支付农民务工工资 1228 万元;2019 年,上缴税收 109 万元,支付给村民分红及缴纳社保等 81 万元……创造这个发展“奇迹”的正是村民口中的“央企”、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石阡县猫寨农林专业合作社。

2012 年,在缺钱、缺地、缺资源的条件下,

村支书罗忠武准备白手起家发展村级集体经济,7000 多亩荒废已久的油茶林是猫寨村唯一成规模的产业。罗忠武想到以股份换油茶林的林权,通过建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统一管护、规模化经营,盘活油茶产业。

在召开村民大会讨论股权换林权时,有村民提出:“当年分配油茶林承包权时,各家各户的油茶林面积不一样、边界不清楚,股份怎么定才合理?”经过全村三个村民组代表大会的讨论,最终罗忠枢提出的思路得到通过。罗忠枢说:“确权不确地,把全村群众家中的 159 本林权证,整合成一本,同时把合作社的股份分为 159 股,户均分配 1 股。”

“均衡持股可以调动全村父老乡亲参与油茶产业的积极性,最大限度整合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把全村人拧成一股绳,走共同发展、集体致富之路。”罗忠枢说。

在村干部带领下,猫寨农林专业合作社 2012 年正式注册成立,全民持股的“央企”开始

发力。

有了产业发展平台,但仍旧缺乏发展资金,于是村干部带着村民到油茶林劳动,改造低产林、补种及新植油茶树苗,同时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引进年产 500 吨冷榨精炼茶籽油生产线。

“每一棵油茶树,你家都占 1/159。种活了,你就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棵摇钱树。”罗忠枢总是这样鼓励一起劳动的村民。

猫寨农林专业合作社还建立了分红机制,将可分配利润的 65% 用于按股分红,25% 用于村集体经济积累,10% 用于合作社管理人员报酬。2019 年底,股份分红收入加上务工收入,猫寨村 52 户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全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0 年的 3700 元增至 15960 元。

石阡县副县长杨峡说:“全民持股是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新探索,事实证明这是整合农村资源、凝聚农民向心力,推动集体经济实现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制度动力。”

从孤军作战到山海携行

一双鞋走出的脱贫路

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硬着头皮走进冷库大门。

今年 6 月,一家由厦门国企和民企共同投资设立的“厦琳鞋业全产业链生产基地”在和政县循环经济园区拔地而起。马忠芳看着基地大楼一天天“长高”,她没想到,自己的生活会被这个项目改变。项目建成投产后,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马忠芳被选派进园区接受产业技能培训。不用背井离乡,不用在冷库中瑟缩,马忠芳感到自己的生活也“暖和”了。

车间里,原料被裁断机台裁成制鞋所需的形状,然后被送到针车台上。马忠芳屏气凝神,比对样品将材料严密缝合起来。随后,缝合后的

材料再被送到流水线进行整鞋生产。

“马忠芳干的针车工作直接决定了成鞋的品质。”厦琳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告诉记者,厦琳鞋业的管理层大多是厦门国企来甘的扶贫干部,为了精准对接和政县的产业脱贫需求,大家一直坚守在决战脱贫攻坚的一线。

“妈,我现在被分配到省人民医院实习了,工作定下来以后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妈,我在准备考专升本了,等我像姐姐一样读个本科,以后工作就不愁了。”就在最近,马忠芳通过微信视频,接连收到了女儿和儿子发来的好消息。在她看来,自己一个人咬牙坚持的日子终有回报。

今年 10 月,“贫困户”马忠芳“摘帽”了。“我想等孩子们工作定下来后,和他们一起去厦门走走。”马忠芳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她想去看山的那边看看,改变自己生活的那个城市究竟长什么样。

在“山海携行”扶贫协作模式下,越来越多“马忠芳”感受到产业扶贫带来的获得感。厦门对口帮扶和政县的挂职副县长陈各辉介绍,自 2013 年起,厦门市集美区开始结对帮扶和政县,7 年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4.1 亿元,实施援建项目 133 个,为和政招商引进企业 9 家,总投资 1.5 亿元;援建扶贫车间 28 家,吸纳本地就业 1472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672 人。

(上接 1 版)那就种蘑菇!于是,当地引来龙头企业带着贫困户一起种蘑菇。企业负责建棚、品种、制袋、技术、品牌、销售“六统一”,农户负责栽培管理。

被大枣“寒了心”的杜玉明,在扶贫干部的鼓励下开始包棚种菇。

“从企业拿来菌棒,采下蘑菇按保护价卖给企业,稳妥赚钱。”杜玉明觉得这个营生很暖心。

从“寒心”的大枣到“暖心”的蘑菇,阜平县实现了带贫产业模式的华丽转身。

2019 年,阜平县现代食用菌、高效林果等扶贫产业实现农民年收入 9.8 亿元,人均年收入 5373 元。

“冻哭”的火炕与“无用”的棉被

走进安居家园小区,只见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在楼道口晒太阳。炭灰铺村脱贫户朱海红的新家就在这里。

虎尾兰、蛇皮兰、吊兰、发财树、仙人掌……阳光透过窗子,照在阳台边的花上,屋内绿意盎然,暖意融融。

朱海红属于易地扶贫搬迁户,2019 年搬迁过来。

新房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家 5 口在老房子的合影。那是一个破旧的石头房,黄泥抹墙,不少地方裸露着大石块。

朱海红说,老石头房很小,是爷爷盖的。“从石头缝往屋里灌风,漏雨是常事,每到雨季村里就发些塑料布,让村民们压盖房顶。”

“最忘不了的,是冬天的那个冷。”朱海红回忆说,“早晨起来做饭,屋里水缸结了一层冰,要凿开取水。吃饭的时候,穿着大棉袄,围着火盆,手冻得经常抓不住筷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火炕烧得热乎乎,可后半夜没了火就冰凉,小孩子经常被冻哭。最难受的,是晚上闹肚子,要去半里地之外的旱厕……”

“现在可不一样了,室内都是地暖,冬天屋里温度能到 24℃,晚上睡觉老房子用的厚棉被都用不上了。”朱海红感慨地说。

像朱海红住的集中搬迁安置小区,阜平县共建了 39 个,3 万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告别了“穷窝窝”,住进了新楼房,在配套建设的产业园区内,许多搬迁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

“致贫”的诊费与“救急”的押金

小病扛、大病拖,曾是贫困群众生病后的真实写照。

东城镇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国旗,曾养了四五十只羊,一年收入两三万元。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天有不测风云。2015 年、2016 年,刘国旗的妻子和儿子相继被确诊为子宫癌、白血病,手术、化疗的高额费用,让负债累累的刘国旗一度陷入绝望。

2017 年,当女儿因病住院手术时,阜平县已推出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可以为重特大疾病患者垫付押金,患者只需看病结束后掏自费部分。刘国旗及时为女儿申请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女儿多次住院,每次都给垫付了住院押金,12 万多元花费自己只掏不到 2000 元。”刘国旗说,儿子在后续化疗中也得到了大病救助,可是救了急。

2019 年,刘国旗本人因病手术,花费了 6 万多元。这次他没有申请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因为这一年阜平县推出了防贫保险,保险公司的人主动上门服务来了。

原来,县财政投入资金为 2.4 万余名贫困群众提供了防贫保险,通过智慧防返贫平台,实现了扶贫、农业、住建、医保、教育、民政、人社、残联、金融、人保财险 10 个部门数据整合共享,对存在返贫风险和致贫风险的重点人群实现了精准预警、精准核查、精准帮扶。

在各项医疗保障政策下,如今的刘国旗一家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从加强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到构筑医疗保障机制防止贫困群众致贫、返贫,在阜平县,群众“小病扛、大病拖”的现象将一去不返。

“锅烟子”黑板与“电子显示屏”

阜平是革命老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聂荣臻元帅曾长期在这里战斗生活。当年,为了培养教育革命后代,这里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

“找了几间破房子当教室,借了老乡几块棺材板当桌子,用石头当椅子。”学校旧址所在地的向阳村党支部书记刘宝军说,“听老人回忆,当时也没有黑板,就是锅烟子把墙刷黑,白土当粉笔上课。”

即便到了 20 世纪末,“刷墙做黑板”在阜平的学校仍司空见惯。

“只不过刷墙的锅烟子变成了墨汁,一写字一手黑。”大胡卜村村民王利花说。

20 世纪 90 年代,王利花在招提寺村的中学上学。说是学校,其实是一个寺庙,曾当过教室的大殿如今早已荒废。透过窗户向里探望,墙上墨汁刷的黑板仍在,不少地方已经斑驳。

王利花说,上学的时候,吃的是馒头和菜汤,住的是每人半米宽的“大通铺”。“晚上上个厕所,回去后经常找不到自己的铺位,已经被两边的同学挤占了。”

王利花的闺女韩景芳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后来因为易地扶贫搬迁,到了集中安置区的龙泉关学校上学。

龙泉关学校 2016 年 10 月建成投入使用,覆盖龙泉关镇 12 个行政村。

走进教室,中央空调、可升降书桌、护眼灯等设施一应俱全。最吸引眼球的是,那块多功能“黑板”。

说是“黑板”,其实包括两块白板、两块黑板和一个多功能触屏一体机。白板可以用油笔书写,黑板用无尘粉笔,触屏一体机可以实现电脑的所有功能。

让韩景芳大开眼界的是,借助一个 APP,老师的手机可以和触屏一体机实现互联,她的作业可以通过电子屏展示给其他同学。

谈起搬迁后的学校生活,韩景芳一脸兴奋。“我是四年级转来的,新学校有图书馆、微机室、实验室,还有大操场。每顿饭荤素搭配,住宿是上下铺的床。”她说。

2013 年以来,阜平县新建了 13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2 所城区学校,改造提升了 93 所乡村小规模学校和薄弱学校,确保贫困孩子就近上学。与此同时,当地全面落实“两免一补”“三免一助”等贫困学生救助政策,做到因困生资助全覆盖、无遗漏。

新华社石家庄 12 月 7 日电